

一审:陈华英 二审:陶子瑶 三审:肖勇 美编:袁丹华 校对:郭海龙

城市绿心笔记

参赛者: 张少敏 (郴州市农业农村局)

作为一位初到郴州的异乡人,北湖公园于我而言不只是一片水域,更是丈量这座城市的情感坐标。它静卧于郴州城中央,东临国庆路的车水马龙,西接竹叶冲的市井烟火,却以一片31.6公顷的碧绿,为钢筋森林按下暂停键。在这里,城市脉搏与自然呼吸达成了奇妙的共振。

晨光熹微:湖面如诗的城市苏醒

破晓时分,薄雾尚未散尽,我总爱沿湖岸独行。晨跑的市民与垂钓者擦肩而过,各自在静谧中开启新的一天。湖水如一块温润的古玉,倒映着尚未褪去的星月灯火。柳枝垂落水面,风过时漾起细碎涟漪,恍惚间竟让人忘却三面皆是高楼环抱。最动人的是又鱼亭畔——那座为纪念韩愈泛舟赋诗而建的双层飞檐古亭,在晨光中静默如初唐的注脚,提醒着往来行人:此间山水早已浸润千年文脉。

午后闲章:折叠在树影里的市井温情

当阳光穿透樟树林,木桌椅间便浮动

着光斑。老郴州人摇着蒲扇对弈,孩童举着风车跑过女排雕像群——那些跃动的铜像定格着民族精神的缩影。我常在水月洲寻一茶座,看游船划过绿色的湖心。鱼粉的鲜辣香气从公园小巷飘来,那是老街坊认证了三十年的老店滋味:“闭着眼都能闻出哪家最香”,一碗粉里熬着半城人的乡愁。此刻的北湖,恰似城市的露天会客厅,将琐碎日常酿成诗意。

暮色交响:光影与歌声的共舞

夕阳熔金时,公园骤然切换韵律。阿姨们踏着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节拍起舞,手臂挥动如秋收般饱满有力;太极拳队伍则似缓缓舒展的水墨,一招一式沉淀着土地的厚重。待到华灯初上,水幕光影秀倏然点亮——声、光、电、水在此交融成靛蓝的梦境,灯光如精灵在湖面跳跃,水珠溅落似星子坠入凡尘。环湖步道上游人如织,有人举手机拍摄虹桥倒影,有人坐在露营餐车前碰杯轻笑。

这座曾设施老旧的公园,如今已成为“郴州八点半·夜空最闪亮”的活力心脏。

深夜札记:一湖明月照见的新故乡

某夜踏月而归,行至摩天轮下仰望。钢铁骨架在夜幕中勾勒出几何剪影,与唐代的叉鱼亭遥相对望。刹那顿悟:北湖之美,正在于它多维度的包容力——既收容着千年文心,也拥抱时尚光影;既见证老郴州人的人生根脉,亦温柔托起异乡客的漂泊心灵。湖面碎月如银,恍惚听见秦观咏叹“郴江幸自绕郴山”,而今日北湖的粼粼波光,早已映照出古今交融的郴州新韵。

北湖公园以12公顷碧水为砚,蘸满林樾清风与人间烟火,在城中央写就一部流动的散文诗。它让匆忙的都市人得以在拐角遇见一片澄澈,让异乡者如我,亦能于此触摸到郴州温暖的心跳——原来所谓归属感,不过是晚风路过湖面时,轻轻递来的一句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雨幕东江

参赛者: 袁慧玲 (郴州市第二中学)

指导老师: 周玉 (郴州市第二中学)

雨落下了,打破了湖面的平静,东江湖便倏然醒了。

雨滴先是试探性地落下几滴,随后渐渐密集。无数根银丝自苍穹扎入湖中,平滑的湖面碎了,碎成千万片颤动的波光,转瞬化作层层漾开的波纹,那是独属于雨天的年轮。湖水褪去往日的青碧,沉淀成深邃的墨绿,仿佛能够吸纳世间一切声响。耳畔唯有雨水叩击湖面的鼓点、敲打树叶的絮语,以及轻拍伞面的低吟。

雨仍在下,我撑伞伫立在湖边栈道上。湖面上,小船与渔夫化作一个移动的墨点,若隐若现。雨水顺着渔夫的蓑衣滑落,滴在船上发出沉闷声响,小船在水波中摇晃,可渔夫撒网的手却稳如磐石。渔网在空中划出数道银线,裹着湿润的水汽没入水中。渔夫手上的老茧是渔网留下的印记,脸上的皱纹是岁月刻下的纹路。船桨划破水面,清波如抖开的银缎向两边流逸,缀着细碎的银光。船尾掀起的碎浪在舷边卷成白绒毛边,更远的水面,余波推动着山影轻轻晃动。

依偎着东江湖的山峦在雨中渐渐晕染开来,宛如一幅被水浸润的水墨画。远处山峰隐没于水雾中,只留下一抹青黛轮廓,恍若仙境。雨声依旧;近处山峦起伏,恰似一条静卧的巨兽,氤氲着朦胧的绿意,沉静地呼吸着。湖边山脚下,几株蒲公英来不及及飞走的白絮粘在草叶上,恰似未寄出的信笺。雨势渐猛,草儿被雨水压弯了腰,终于不堪重负;抖落串串雨滴,划出道道银弧;叶片被雨滴打落,飘在湖面上,随着涟漪缓缓打转,迷失了方

向。岸边石块布满苔藓,吸饱水分后在石缝间舒展,泛起点点光泽。

此时,湖中心的小船已靠岸,渔夫早已不见踪影,唯有彩色浮标在水中摇曳,为天地添了一抹亮色。转身欲走时,忽闻远处传来隐约轰鸣,低沉而连绵,循声走去,原来瀑布也已苏醒。千万条银丝与飞瀑轰然相撞,溅起的水雾翻涌升腾,又化作无数流动的丝线,掠过崖壁青苔,奔泻而下,比往日更急、更猛,在潭底炸开无数朵转瞬即逝的毛绒莲花。瀑布的轰鸣不再清脆,变得低沉厚重,夹杂着雨声回响,宛如从大地深处传来的战鼓声。

暮色渐浓,整道瀑布渐渐隐入灰蓝色雾霭,消散了身影,唯有轰隆水声诉说着它的奔流不息。四周路灯骤然亮起,雨势稍缓,雨丝斜穿过光柱,在暮色中划出细密亮痕,触及湖面瞬间又碎成点点星辰。湖面上水雾愈发浓郁,灯光融化其中,时而聚成朦胧光团,清风拂过,又四下飘散,像惊散的萤火虫,又如坠落人间的繁星。几个孩童撑着伞跑来嬉戏,雨鞋踩在水洼里,溅起朵朵小水花。衣角带起的水汽扰动光线,无数光粒在雨雾中翻涌,恰似被惊醒的梦境碎片。

雨停了,东江湖仿佛被重新勾勒,所有轮廓都变得柔和,色彩也变得淡雅,时间仿佛被雨水浸泡,流淌得格外缓慢。空气中浮动着的潮湿的清新,混合着岸边泥土的腥甜、被雨水洗涤过的草木清香,还有远处飘来的若有若无的渔家烟火气。在这里,每一粒水珠都是一个微观世界,每一道涟漪都是一首无声的诗。

伟大藏于普通

参赛者: 李芸熙 (郴州市第十九中学)

指导老师: 刘丹 (郴州市第十九中学)

清晨的风还裹着几分凉意,妈妈的催促声像闹钟般钻进耳朵,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出家门,站在楼下伸了个懒腰——假期的晨跑,又要开始了。

微凉的风拂过脸颊,脚步渐渐快起来,混沌的脑子也慢慢清醒。突然,“观察叶脉”的作业猛地跳进脑海。我放慢脚步,目光开始在路边的灌木丛、花坛里打转。晨跑的路线瞬间变成了“寻叶之旅”:红叶石楠的树叶像一把绿锯齿,新叶红得油亮;桂花树叶像一把光滑的小绿扇子,叶片边缘带着浅浅的波浪纹;还有那围墙上爬满的爬山虎,蔓藤牵着叶片垂落,像一块块摊开的小巴掌。我原以为这作业不过是“摘几片叶子看看”,简单得很,便随手摘了几片形态各异的叶子,揣在口袋里回了家。

早餐匆匆扒拉几口,我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。按照老师教的,往锅里倒上水,撒了一小勺苏打粉,再把叶子轻轻放进去,开火煮。由于完全没有经验,我盯着冒泡的水面心里打鼓:到底煮多久才好?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,我端起锅跑到洗手间,满心期待地揭开锅盖——一股热气散开,叶子的惨状让我瞬间愣住:有的叶子已经煮烂了,轻轻一碰就碎成渣;有的边缘发卷,颜色也变得黑乎乎的。我不甘心,小心翼翼挑出几片还算完整的,用小牙刷轻轻刷去叶肉,又用指甲一点点抠掉残留的部分,可最终能看的,只有一两片。

等它们风干后,我才发现这“幸存者”有多惊艳——细细的叶脉纵横交错,却又井然有序,像精心编织的网纱,稳稳托住柔嫩的叶片。那一刻,我忽然摘了这不起眼的叶脉,

却是连接叶片的“生命线”。

第二天,我多摘了几种叶子,将小苏打换成食用碱——昨天失败后查资料得知,食用碱更易软化叶片。守在锅边盯着计时器,一分钟、两分钟……时间一到,我便再次端着锅子来到洗手间。这次我换了软毛牙刷,刷叶肉时动作轻得像碰碎玻璃。失败了一次又一次,手指被水泡得发皱,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,可当越来越多完整的叶脉摆在桌上时,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

我把这些叶脉轻轻摆在台灯下端详:红叶石楠的叶脉像驻扎在叶片里的细钢筋,笔直又规整地撑起叶面,连边缘的锯齿都被它稳稳托住。桂花树叶的叶脉像藏在叶片里的小血管,细细密密地布满叶片,默默地输送养分……它们只是叶子中的骨架,却托起了每一片叶子的生长。从嫩芽到枯黄,叶脉就像沉默的记录者,用纤细的线条,写下阳光、雨露和风的所有记忆。

我情不自禁想起了身边的人:道路上的清洁工,每天清晨把郴州这座“林邑之城”打扫得干干净净;学校门口的保安叔叔,无论刮风下雨都守在门口;还有妈妈,每天为我准备三餐,在我熬夜写作业时递上一杯热牛奶……他们就像这叶脉一样,平凡得不起眼,却用自己的力量支撑着每一天,让日子变得温暖而安稳。

“亭亭立干依傍绿,千枝万叶络络循。”原来,伟大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模样,一片叶子的叶脉,一个普通人的坚守,都藏着最动人的伟大——那是默默付出的力量,是平凡里开出的花儿。

早酒空留味 旧物已无寻

参赛者: 王凯枫 (郴州技师学院)

指导老师: 何俊杰 (郴州技师学院)

嘉禾的早酒,离不开圩场的烟火。可那些盛着酒的旧时光与老物件,终究在时代浪潮里散了场,再也寻不回。

爷爷那辈的早酒,藏在塘村圩的青石板巷里。天不亮,赶圩的人便到老樟树下挤得满满当当。爷爷守着巷尾的早餐店,弓着腰在柴火灶前忙碌,袖口沾着草灰。蒸屉里,糯米粑粑的白气裹着米香;铁锅中,猪血汤咕嘟作响,鲜味儿勾得人垂涎。

我最爱黏着爷爷。他总会从蒸屉里选一个最热乎的糯米粑粑,在掌心搓凉了塞给我,然后捧起那个豁了口的粗瓷碗,让隔壁摊主用竹提子从陶瓮里舀出自酿的水酒。竹提子探入瓮中,“咕咚”一声带出浑浊的酒液,爷爷总要赶紧舔一下流到碗沿的水酒,笑得皱纹挤成一团。他就着一碟盐炒黄豆,咬一口粑粑,粗糙的滋味里全是营生的力气。那时没有桌椅,大家或蹲或站,青石板被磨得发亮。竹提子碰撞陶瓮的脆响,混着柴火的烟味,成了早圩最鲜活的腔调。

巷口的张阿婆常端着小平碗豆浆来换爷爷的粑粑;卖菜的李伯总会留下最嫩的韭菜;赶

脚的王叔蹲在石板上与爷爷对饮,再把炒花生倒出来分着吃。风里裹着酒气和人情味,连老樟树的叶子都像在静听闲谈。

后来,爷爷的背越来越驼。一个落雨的清晨,他把那只粗瓷碗塞到我手里,说“以后要记得这碗里的味道”,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我攥着冰凉的碗,眼泪混着雨水,落在青石板上。再后来,青石板卷成了柏油路,老樟树被伐,那股混着柴火与酒香的质朴气息,再也闻不到了。

父亲的早酒时光,是从接过爷爷的柴火灶开始的。圩场立起了木棚,摆上了八仙桌。陶瓮换成了玻璃罐,酒清亮了些。蒸屉里添了糖糕、发糕,猪血汤里多了豆腐和酸菜。父亲用那个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的搪瓷缸喝酒,缸身掉了漆,边缘却被摸得光滑。他会舀一勺温热的米酒给我:“少喝点,暖肚子。”那淡淡的甜,成了童年最难忘的滋味。

每天清晨,父亲和街坊老客围坐,搪瓷缸碰撞得叮当响。聊生意、聊孩子,互相推让着进食。卖肉的陈叔总把肥膘多的肉留给父亲熬汤;开杂货店的林婶常塞给我新进的糖果;周

大爷每次来,都带一把自家种的薄荷,“给酒里添点凉”。木棚子是邻里的纽带,谁家喜事,在这里一说众人皆知。风从棚缝钻进来,都带着暖融融的笑意。

后来,父亲决心去城里闯闯。临走那天清晨,他摆了一桌早酒,把搪瓷缸擦得干干净净,给每位老友斟满。“等混好了就回来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搪瓷缸碰撞的声响里,全是不舍。如今,父亲在城里扎了根,一年不回几次。那个搪瓷缸留在老家的橱柜里,缸身早已褪色。木棚子被精致的酒馆取代,陈叔、周大爷他们也渐渐消失在时光里。那样酣畅的谈笑,那种无需言说的熟捻,再也寻不到了。

如今我回到嘉禾,早酒馆雕梁画栋,酒柜里摆满各色酒品,扫码即得。我点了一碗“还原古法”的早酒,配着精致摆盘的糯米粑粑,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酒还是酒,菜还是菜,可再也没有竹提子舀酒的味道,没有粗瓷碗与搪瓷缸的温度,没有青石板上蹲坐的身影,也没有了老圩场里那热气腾腾、吵吵闹闹的烟火气。那些再也找不回的旧时光,都化作了心底的乡愁,在酒入喉间,泛起淡淡的怅惘。

在离你四千公里处读你

参赛者: 陈宇辉 (新疆第二医学院)

指导老师: 谢梅 (郴州市汝城县第三中学)

九月的克拉玛依,天空蓝得像东江湖最深的水。我站在宿舍窗前,第一次看见天山积雪的轮廓——它那么远,又那么冷,像一幅悬挂在西北边陲的巨大水墨画。手机里,“郴山郴水郴情”青少年文学大赛的征文通知亮着。故乡,原来要在离家四千公里的地方,才能第一次真正读懂。

第一个笔画:山

军训第一天,我们爬上学校后面的土坡。新疆的山是沉默的,裸露着赭红色的肌肤,每一道沟壑都是风沙写的日记。教官指着远方:“那里,是天山。”同学们惊呼时,我突然想起高三的那个傍晚。

也是在山上,苏仙岭。“一模”成绩出来,我考砸了,叔叔带我去郴州散心。黄昏把整座郴州城泡在蜜色的光里,远远近近的山——王仙岭、五盖山、骑田岭——温柔地环抱着这个小城,像母亲环抱着孩子。晚风送来林间的松涛,一阵一阵,抚平了我所有的焦躁。

原来郴州的山从来不是地理课本上的名词,它们是守护神。王仙岭的雾会在清晨准时为小城盖被,苏仙岭的石阶记得每个郴州学子的脚步。新疆的山教会我什么是辽阔,而郴州

的山教会我——走得再远,回头时,总有一脉青翠在等你。

第二个笔画:水

在新疆的第一个月,我的嘴唇干裂了三次。这里的水是珍贵的,每一滴都要计算着用。洗脸时,我会莫名想起郴州的雨。

那是怎样奢侈的雨水啊!春日的烟雨把整座城市浸成青瓷的颜色,夏日的骤雨在郴江里溅起千万朵透明的花。而东江湖——我竟在新疆的梦里反复回到那里。

梦里,我又坐上那艘去外婆家的船。湖水是温的,像小时候外婆调好的洗澡水。船夫在船头撒网,银色的鱼跃出水面,那一瞬间的光,比新疆正午的阳光还要耀眼。

醒来时,克拉玛依正下着这个季节的第一场雨。雨滴稀疏地敲打着玻璃,像故乡寄来的、被距离拆散了密信。我忽然明白,郴州的水从来不只是水,它是血脉——是外婆的汤里熬了一下午的关怀,是北湖公园老人们茶杯里舒展的四季,是潮湿的乡音。

第三个笔画:木

在新疆,我总在寻找“郴”字里那个失踪

的“木”。

直到我在学校南门看见那排枣树。九月底,红枣开始成熟,沉甸甸地压弯枝头。一位大爷正在采摘,他递给我一颗:“尝尝,甜得很。”

枣子在嘴里化开时,我想起了父亲。他研究了一辈子枣,常说:“看一个地方,先看它的树。”郴州的树是热闹的——香樟在人民路撑起绿色的穹顶,银杏在秋天把苏仙路铺成金黄,还有外婆院里的枇杷树,总把果子悄悄伸进邻居的阳台。

现在,我成了那棵被移栽的树。根还留在郴州湿润的土壤里,枝叶却要在新疆的风沙中学会呼吸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成长:当故乡成为远方,你反而更能看清自己最初的年轮。

最终合成一个字——在四千公里外,完整地写出一个“郴”。

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,天山积雪融化,流成郴江的水;苏仙岭的松杉乘风万里,落在克拉玛依的土地上。我站在交界处,脚下是故乡温润的苔藓,脚下是异乡滚烫的沙砾。原来故乡从未遥远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成为我认识世界的尺度和温度。山会跟着你,水会流淌在你体内,而那棵看不见的树,正以故乡的名义,在所有的异乡生长。



AI水彩画北湖公园